

凤凰读书文丛
谷林书简



谷林著

丛书主编 秋禾 董宁文

谷林书简

谷林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谷林书简 / 谷林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
2009.10

(凤凰读书文丛)

ISBN 978-7-5651-0013-0/I·46

I. 谷… II. 谷… III. 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5932 号

丛 书 名	凤凰读书文丛
丛书主编	秋 禾 董宁文
书 名	谷林书简
作 者	谷 林
责任编辑	王欲祥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 - mail	nspzbb@njnu.edu.cn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19 千
版 次	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0013-0/I·46
定 价	32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目 录

致于晓明(三通)	1/
致止庵(十六通)	4/
致张阿泉(十二通)	20/
致张际会(二十通)	31/
致李传新(七通)	48/
致自牧(一通)	54/
致刘经富(三十通)	55/
致刘绪源(二通)	84/
致汪一方(一通)	86/
致陈子善(一通)	88/
致扬之水(十一通)	89/
致沈胜衣(二十一通)	102/
致吴海发(一通)	135/
致阿滢(二通)	137/
致陆灏(二通)	139/
致林谷(二十通)	142/
致周实(六通)	156/
致赵龙江(六通)	161/
致荆时光(十三通)	167/
致徐明祥(一通)	187/
致徐重庆(十通)	189/
致黄成勇(四十五通)	197/
致龚明德(六通)	231/
致董宁文(二十五通)	235/
致韩小蕙(九通)	252/
致傅刚(三通)	257/
致谭宗远(十三通)	261/
编后记	272/

致于晓明三通

—

晓明先生：

接连拜收惠赐《日记报》九、十期，不胜厚感，在第十期的赐报中，夹存约稿邀请函一页，敬诵一过，至为惭汗。函末附有“回执”，自我裁复，但我觉得简单地把我不敢荣负“指导顾问”那样的名衔，粗暴地表达做“不同意”，似乎过于不礼貌，或者简直可斥为“不识抬举”；但为了你们统计的方便，仍必须遵填寄奉，是以不得不片纸附陈私衷，至祈鉴谅。

鄙人与文学、艺术事业，委系素无瓜葛，哪里能谈得上“深湛理解和杰出成就”。我的学历是“中专”，职业学校出来后，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工作。虽写了几十年的日记，只是干枯的事务记录，毫无文采。《读书》杂志创刊的时候，我已经六十岁了，素来体弱，业余很少社交活动，遂惯以一卷遮目，以当休憩。由于《读书》杂志主办诸多属老友，偶将排印误植等琐细所见摘告该刊，或凑成补白数行，这些就是我的“业绩”了。如今已属老耄，精力尤益衰退，无可为役矣。

上面都是“实话实说”，统请洞照。以后如有芝麻绿豆的检拾，亦当陈渎。草草即颂撰祺。

谷林拜启，2002-03-31

二

静庐主人雅鉴：

廿四日接到惠寄十分华美的迎新岁卡，展视又得“下月我与赵秀娜小姐喜结连理”的好音，至庆极乐，无从比拟，谨敬鞠躬致贺！吩咐我另外写几个字，自当应命，只是十分为难，除掉此刻用以奉笺报命握在指间的那管画蛇涂鸦的旧笔，能往何处措置别样的笔墨？拿出《无定集》重翻了一遍，可窥见高斋四壁满目琳琅，我这个丑八怪委实无颜插足，只得叩乞包涵，或待暇日与扬之水女史相见，求其一幅簪花小楷，转呈以当代笔。务祈以恤贫怜老之仁怀，惠予宽容为荷！

《清泉》主编张阿泉先生曾向我一次提出四十五个问题令我作答，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每星期给他回复一信，信中先先后后为之答题，也并没有谈起过要发表要印行的话。以后他又突然宣布准备编成小册子出版，我即去信说：布局命题，一概出自他的慧心，如果印作小书，他货真价实是书的作者，我说过的话，他当然也有权引用，况且原本没有犯上作乱之意，也就无所顾忌。他更如神龙见首，一直未尝复信，我也不知道小书安排在何年哪月出版。窃想倘或印成，大概总会寄给我的吧，那时也极乐意转奉一册——从这个书名看去，谷林既是一道“风景”，则谷林当然只是一旁的观赏者，而非其他！先此奉答，敬贺岁禧，载颂双吉！

谷林拜复

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

久荷赐赠《日记报》，并此叩谢！

三

晓明兄足下：

廿四日收到惠寄“印刷品”一件，启封则尊作《川上集》，大喜

原书缺页

致止庵十六通

一

止庵兄：

上午收到二十八日惠函，并拜领先翁诗选，敬谢！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自具声价，印装亦称人意。顷读代序、附录生平年表和编后，稍增闻识，但仍是感情的多于理念的，一时殆尚难有具象。检阅目录一过，见卷六有《我的儿子》题目，急急展诵，于前三节未能了悟，至第四节乃顿有夺魂摄魄之震，犹俟他日细细捉摸。弟学识浅陋，在三数旧交之外，姓名不为人知，言文皆不足重，见嘱，不敢辞，然亦不敢遽诺，恐蹈轻诺寡信之讥。兄以嗜痂，承以勤事笔砚相勉励，既感厚爱，又自伤衔山薄日，难期炙背，无以报谢为愧。率尔奉复，未尺寸衷，敬候起居。

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

祖德拜状

二

止庵兄：

十四日寄示《樗下谈文》复印件，十六日即拜领，至以为感，迟答为歉。昨天下午小外孙走了，家中清静，又从头细读一遍，

忽然有一种新奇的感觉，即分论张中行、张爱玲、刘半农三篇文字，竟似三种风味，各各与论及的原作相当，而不可改易。此事殊不可思议，如存心为之，则又断难办到，恐真正功力在于善读，抓住了，遂不自觉地有化入融会之处也。张中行先生久不通问，似乎出版改编、选编的集子颇多。兄前曾见告负暄三集有人与事分编为两册的消息，弟目前在书店又见到《关于妇女》一种，似以怀人旧话中属于女性者类编而成，殆亦有新益篇什，如兄所论《留梦》中之《蟋蟀》，昨检三集《负暄》皆未收入也。《对照记》弟亦有一册，甚惊印装之精，初读时也颇有点杂感，很想写一节小文，终因懒散成性，未曾下笔。以前常常想夕照易沉，不如搁下笔赶紧多看几本书吧，而这一年半来，书也读得极少、极慢、极浮浅，大约即所谓“怕到黄昏时候，又到黄昏时候”是也。兄今年出国两遭似原不在意计之中，而前曾见告拟在年内重行上岗，则再未道及，不知究作如何安排。偶涉玄想，辄以为昔日朱自清、俞平伯心目中之白采，或与吾兄稍可仿佛也。草草不尽所怀，敬候起居。

祖德上，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一日

三

止庵兄：

戊寅初二，接手示，日盼面晤，略同饥渴。顷得兰州来信，此张君即寄我《苦茶》两书者，从未谋面，承其垂青，数月前辗转赐函，若有宿缘。此番信中道及足下，亟附上一阅，谈言微中，善读书，一解人也。《关于鲁迅》迅即再版，足见精金美玉，光泽终不可掩。知将撰作西洋美术的专著，贤者多能，深广如溟渤，惟有仰止！周报上的小文章，刊出后重阅一遍，说周越然文中自叙年月失次者，文字组织未能用心整理，如“是年秋”数句，可能令读者胡涂；结处说“未见的奇书”，未点出作者姓名，遽曰“君家栢园”，皆甚不妥。而吾兄偏爱曲护，弥感惭愧。兄疑“小札”颇像

一个总题目，尤为绝例，不贤识小，雅有此好，但并未积有素材，能款款而道，壮不如人，老益惫懒，写千字小文，亦每半途搁笔，拖拖拉拉，往往累月不能成篇。如果说动笔的初意在于自怡，那么陷于这等地步便变为惆怅，有一点儿竭蹶干枯的感觉了。我甚少出门，电话也极少，收到一些信，大抵都不必速复，或者更属于不复亦无大干系，不至于招人责怪之列，也不曾向人作过任何承诺。辽宁教育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，其中“近世纪文化书系”，挂了一个“学术指导”的名，当时“脉望”来约，我拒绝过，乃荷体谅，说他们拟出书目来以后，“你加一个墨圈就行了”。这实在不大成话，贱名又无几克分量，不便推绝有似珍摄毛羽者，算做破例一遭。故确实在此“赋闲”，断无“打扰”之虑，兄便中见过，不必预作“推敲”，闯门而入，无所顾忌是幸！（一九九八年）二月九日，祖德上。

张君来信，封面印兰州军区政治部人民军队报社，究不详其是否在社中任职，更不知所任何职。

四

止庵兄：

四月九日惠书，第二天便接到，今日已是月末，拖延兼旬，委实可怪。怪什么？怪的是侵晨起床前总是想着复信，想到这一点、那一点似当写出，以当“面谈”，接着便开始一天的营生：翻积下的日报；副刊上某一篇有兴趣却对所引经典文句生疑，找书查一下；邻居来说一段闲话；案头太零乱，整理一下，发现一张待剪的报张，剪下夹入相关的一本书中；老伴唤饭，于是午休；以后散步或竟是上街；收听一会短波，同时闲翻旧抄的诗篇，已无一篇成诵；“总得读点书呀”，而暮色苍茫，笔划稍多的字迹总是成堆地跳荡；明儿再“振作”吧……其实振作此辞是写信到这里时蹦出来的，平日里并没有这个意念。

看来，“天气转暖”也无用，而且我倒耽心万一转暖后又进入去夏那般的闷热，如何是好！

钟叔河来信说，他的十卷苦茶庵“分类文编”，湖南文艺出版社制成胶片已两年，因目标太大，“总是要上面金口玉牙吐出几句话，才敢放心”发印。好在他另外“编出了一部十二卷的散文全集，纯用编年体”，正由华东一出版社与周家议订合同，议成即可付印云。如此，将可能有两部全集，一部编年，一部分类，倒也有可取之处。但先后继出，发行殆不免会受些影响，而钟君恐不免还要招人见怪。

钟君重编的海南版《知堂书话》，十日前从东四二条的“修齐治平”小书店买到，灯下摩挲，欢喜无量，与前得的日记和诗全编堆在一起，直如“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入手”，何时始能卒业？而又心猿意马，见异思迁，这坏习惯再也改不掉，现在只能破罐破摔了。

赵丽雅君离开《读书》到社科院去考了两年的诗经名物，我当初曾加劝阻，如今已告一段落，将要出一本专著了，实在拜服。前日寄长序稿来，读之惊叹，以为平生之所仅见。此外便是足下，读《如面谈》，真像东坡居士读《汉书》，击节不止，哲理文情并茂，又是“平生之所仅见”者也。

上面说到知堂日记，其中有些部分缩印得过小，又颇有古体字，似乎还当再有一部排印本才好。至于书牍，如能陆续搜辑，先奢华一些，分批影印，则诚大可赏玩。

草草不尽，敬候起居。

（一九九八年）四月三十日，祖德上言

7

五

止庵兄：

十日接手书，读《必读书》，至感欢慰。接到上一次来信，于函末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此文已刊《南方周末》，即曾去邮局翻

找过。此报版面杂多，又不详确切日期，匆匆草草，翻检未得，遂亦搁置，几乎交臂失之。“是非自有公论”，早已成为套话或空话；惟“公”马首是瞻，半个世纪以来谓之“党性”。如文中“个人见解达到客观，庶几近乎公论”，“客观不是非个人立场，而是不以个人为惟一立场”，以及“成功的文学史都是距离之作”等等，平平说去，乃觉恍忽石破天惊。每聆尊论，辄深仰止，自憾衔山斜阳，笼照无及矣。兄尝向我推荐《宿命的召唤》，说柯罗连科给卢纳察尔斯基的信值得一读，当时即去韬奋中心买回一本，犹是前年的事，置于座侧，只看了若水的“看牙”短篇，而柯信长达三、四万言，迄未能读。偶从报刊上注意到书讯，有时常将书名及出版者随手记于别纸，所谓积习难忘耳。去书店也很少了，纵或采归，徒益多歧亡羊之慨，恨不识兄于三十年以前也。目力衰退几乎可按日扣算似的。前天承一位旧同事枉过，闲聊至午，原以为休息了半天，可以多看几页书了，却忽然有一种忽明忽暗的闪跃的感觉，只好检些四号字的唐宋诗词选本翻翻，真可笑叹。有一位旧识，在上海，长我五六岁，行辈在师友之间，来信说，藏书已处理完毕，不再写，也不能“看”了。不能不牵联想到旧交零落尽，余亦等轻尘——这引语也许过于颓丧，我的心态也还有一点运动的惯性，一息犹存，则举步挥手为力虽微，大概勉强当仍视之为运作也乎？接读手书，忽遂半月，风雨间作，企念足音，迟迟未报，恐还有一点吝惜邮资的鄙吝乎？新晴爽适，亟草陈数行，略谢歉慚。伏惟心照，顺候起居。

柯顿，二千年五月廿七日

止庵兄：

中午得到来信，此刻作复，其间是午饭、午休，翻了一阵报纸，而不是在思考、查书，殊负厚望。以前对所提问题，没有关注过，素无蓄积，只好来一阵“乱弹琴”。

关于标点。我留着《自己的园地》晨报社本（民国十二年九月初版、十二月第四次印本），序中结尾“倘若没有”上边的冒号，应是分号之误。我在学校时，学校有一堂“应用文”课程，学过标点符号用法。解放初期，胡乔木讲究“语法”，圣陶先生在出版署讲过课，后来对标点使用发过一个文件。据我对这新旧两种用法浮浅了解，此处决无用冒号之理。此翁早期文稿我没见过，所见晚年文稿，知此翁用的还是读古书的圈点办法，通篇只见一个逗点，一个小圆圈。我猜印出来的标点都是编辑在第一次下机后的“毛样”上代加的。这回编印，我主张不必认真遵照新规定重新标点，例如叹号、问号似不必用，书名号也不一定要加，尽可能只用逗号和句号。但如已经校改完毕，则似也毋庸重改一遍，一般读者对此未必经心。

关于文字。一规范化的简体，二取消异体字，以上两点按照章程。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说“通用”者，其实并非“听便”，例如“著”与“着”，两字读音不同，于著作、著明、卓著、显著则用著，其余皆作着，穿着打扮的着字，读音稍异，远著、近着，故亦作着。我比较倾向全套书一致，能一本书中取得一律也较好，但一篇文章中则必须一致。

馀、余，此翁文中会发生缠夹者恐极少，我倾向全改。

叶、页则有别。线装书称叶，一叶包括两面，只有一个叶码。新印本一叶两面印，故称页，有两个页码。老人自己是否泾渭分明，亦似难说，颇疑只用叶时，所看所引大约多线装古书，鄙意以为不改为好。来信提到数字，恐与此有关，大约引新版书发生问题（页码用汉字排印的极少见），则此等处的阿拉伯数码也只好不改了。

我记得有几个字（覆、像、叠）曾规定作为繁体，改写（复、象、迭）简体，但以后又通知恢复，不过人们书写时是两皆通用，按照正规使用则又有区别。瞭、了亦属此类，改起来较难。包括那、哪，支、肢，我想畏难却步，维持原状——但我前面的原则立场

则是矛盾的。没有细想，急去投寄，幸恕草草。

祖德，(二〇〇〇年六月)十五日黄昏六半

七

止庵兄：

顷得廿三日手笺，即检药味集中陶筠厂一文读了两遍，并将相关字句列出，稍作比较，我觉得似乎“钞”字是照原书径引的，即指筠厂的各书“钞读”，“抄”字则是指《筠厂文选》所抄入的各书小引及选录原文，因之仅第15页3行的“越绝书抄小引文选无之”一句的“抄”可斟酌外，其余似悉可不改。因抄与钞两字通行，不在异体之列，也不属于繁简的区分，我们现在求“统一”，是要求改正信笔任意写出的并行文字，如作者写成两体却是经过思虑显有区别的，则不必为之强扭。

上述15页3行原文，如作“文选未抄越绝书小引”或“越绝书小引文选未抄”，则“抄”自不当改，现在的写法却可读作“《越绝书抄·小引》，《文选》无之”（即引书名时略一“读”字），故当可斟酌改与不改之间也。

草草，即颂时绥。

祖德，(二〇〇〇年)六月廿五日

八

止庵兄：

昨接廿五日惠书，甚慰眷怀。忙于所愿意做的工作，大概不是苦事而是乐事，或者越紧张越觉得有味也说不定。周氏兄弟的著作，旧日亦曾读过两三遍，现在竟忘得精光，“记诵”不足为学，但没有一个好记性，则又实在无以为学。我至今一事无成，也受这个天性的限制。承厚爱惟有感激，但委实毫无积贮，无可报命。今天检药堂杂文查看勤艺堂题跋抄，先看书前目录，到末尾两则，一作题跋抄，一作书简钞存，甚觉触目，不知兄拟如何发

付。我不大喜欢钞这个字，而钞与抄并无繁简关系，亦非异体字，各有独立含义，却又可通假。我查海南版的书话，叔河一律改作抄，只是我想可否只把知堂自己文字中的钞改作抄，但他提到的别人的书名，如诗钞、文钞则不改，引邹氏原跋中的“手钞”、“重钞”亦可不改，怪吟杂录中缝“师竹友兰室钞”也不改。但后一篇篇题中钞字似可改。海南版改正修川小志中的乡土为乡士，但新出了好几个差错，校对未精。我又疑原文 140 页 2 行“复折补之”恐当作“拆补”，却没有把握。同页西湖柳枝词两首，原来中空一格（但第二首末又空一格）弟意前一首可空二格（后一首末不必空），以清眉目。附示两作均佳，尤爱周氏兄弟一篇。兄文极有思致，故回味悠长，殊高人一头地也。（145 页 5 行倒 5 字，斋字误作齐，兄当已察及。）草草不尽，敬问起居。

柯顿首，（二〇〇〇年八月）廿八日晚

九

止庵兄：

八日惠翰于午前收悉，嘱核查《狂言》一节，想兄必候用甚急，故亟宜修复，而其实乃无可奉告。弟旧藏尽被抄走，三年后虽云发还，已有缺损，又大澈大悟，决定尔后学工学农，将发还之书几乎全部径自文化部推至中国书店按斤售去，当时得银约八十元云。实难割舍不下者只留得一皮箱，知堂翁但留著去译，《狂言》固已不存。弟意北图当有此品，兄拨冗一往，或可查到。六跋草草阅过，第 3 页 7 行“稻粱之谋”误作“梁”字，请查改。又第 4 页末行：“拙著承著者过奖。”此“拙著”当指知堂翁某书或笼统指翁一生笔墨（而不是指狂言选），“著者”则是指《狂言的世界》（也可能别有所指）的作者，谅无误，但因插叙于译事中间，颇易混淆，可否引用时删去此十一字，加一删节号。“已经收到”后即接以“近又有增译”，请兄斟酌。又，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《谈读书》上下册，收入兄《读书三题》，书末有“声明”谓作者见书后

请速与我们联系,将尽快付酬云云,未悉察及否,附闻。此候时绥,不一。

柯拜复,(二〇〇〇年十一月)十日

十

止庵兄:

二十三日惠书,翌日奉悉,未即复为歉。

自己的园地一书,兄选印北新版,来函提出两个问题:一、三辑各篇原在篇题前所列序次,留或删;二、后两辑的小引,原书目录页未标出,但苦雨斋序跋文则标为篇题,拟如何从违。

乍读来信,觉得简单得很,按照上次讨论钞、抄办理,似可片言立决;乃信中却谓举棋不定,颇费心思,甚为不解。反复重读六丑笔记的第三篇,以为兄是不是在版本选定上略存犹豫耶?

鄙意,选北新版,即全部按北新版办理。一、三辑各篇上面的号码照旧列上;二、绿州和茶话的小引,不列作篇目,也不为之编号。

因之要补充两点:一、晨报社的旧序,不作为正文印在书前,改移至书末,称为附录;二、目录页上,对绿州、茶话各标页码(正文加两页。绿州、茶话按标题字印,但顶格排;小引则按正文格式排印在同页之上,但与标题增距一行)。

妥否请兄斟酌。

书房一角各则,概另页起排,很好,但每则的编目,似不必删,照旧保留。各卷细目我曾想移到前边,但再思之,以为还是照旧吧。

谈读书的标目和排印都显得凌乱,甚可议。

草草,候起居。

柯顿,二千年十一月廿六日

十一

止庵弟：

八日读来信，仿佛见到你着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委实有“惻然”动心的歉愧。本应立即给一复音，因动手为十堰新华书店的一张《书友》小报写稿，反复改窜未定，不能搁置，直至今天上午才誊正发出，始得布臆志过，作此一笺。

《书友》是一张四开小报，非卖品，已出至 37 期，不定期，大体每月出一张。我为此报大约写了 30 篇以上的千字文了，现在好像成了它的专职作者，常扣着日子赶稿。说来可笑，当初是把它看作书店的内刊，建国后我离开上海来北京，就是应新华书店之约，来参加所谓“全国统一分工改组”的工作的。那时的书店兼有出版、印刷、发行的任务，而书店又是随军单位，哪里解放了，哪里就建一个店，因之有上千的新华书店，而又各自为政。我到了北京，成为新创设的“新华书店总管理处”的新兵。这张小报也不知怎么打听到我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糟老头，找上门来。而人一到七老八十，却又偏爱回头张望，我当时交的第一篇稿子是《我这样子走进了新华书店》。

我不娴文事，以前一直是打算盘的。但为此报写些小方块，稍有不同，感觉上类同拉家常、“如面谈”，比较轻松，所以沿袭至于如今。而衰敝之感，与年俱进，渐亦有难以为继的样子，只好推拖到什么程度能敷衍过去就算这个样儿罢了。

自然，这些文字皆不足观，所以一直没有跟你也没有跟扬之水君提起。好笑的是南京有一个饭店叫做凤凰台的，忽然兴趣来了也办起一个内刊，但它们是一本 32 开的薄薄的小本月刊，也没有什么装帧，倒也素雅大方。又不知它们与《书友》怎样拉上了关系，出版后遂承赠阅，接着就来约稿，我无力应付，欠下情，只能勉强一年挤一千字去应付，于是算做我的兼差。

我是 1919 年 12 月出生的，今天是我的“满月”日子，再过四